

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尤易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道雖非陰陽亦不離陰陽故也昧於道者分陰分陽或悅生而累形則蔽于道之動而遏其疆陽或趨寂以忘身則溺於道之靜而止乎枯槁為墨氏之兼愛者為人而廢義至於無見於疇為楊氏之為我者為我而廢仁至於蕩而不法不該不備蔽於一曲豈古之道哉古之道有不廢无不可致詰而非有无不外有是謂恍惚而非无操此為驗稽此為沃以應萬變以對方來變通足以盡利鼓舞足以盡神其於御世无不可者此古之道也是道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維綱宰制凡囿於物未有外是而能立者道之大常無易于此惟能探物之先而知其始則道之倫經皆在我矣故曰是謂道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太學 生 江 漱 疏

莫四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微宗註曰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配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疏義曰有上古有中古古之士則上古之士也有上士有下士善為士則上士之類也則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與不善為士異矣善為士者其上達志於道

而與乎神明於天而通於聖淵乎其不可測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蓋視之不見名曰微道無形也不可以目視惟知微故與道為一書所謂道心惟微是也常無欲以觀其妙神無是也不可以有求惟入妙故與神同體易所謂神妙萬物而為言是也玄之為色有赤有黑以能陰能陽故也而天之色在是焉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者以此能玄能黃則與天為徒矣通之為義往來不窮以無物能礙故也而聖之事在是焉傳所謂事無不通之謂聖者以此同於大通則入自聖門矣古之善為士者自微妙以至玄通莫然四解淪於不測非若水之深可測穴之深可究杜德機而不示豐智源而畜出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若火事已而見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世何足以識之昔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得此故也蓋圃澤多賢里非無仁也歷年四十處非不久也而人無識之者則以圖滑稽之耀去形謀之老人無得而識之

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謂是故爾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則以威德若不足猶之良賈可也此顏子如愚孔子賢之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微宗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疏義曰天統元氣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故其高不可俄而度地統元形非止山林川澤之謂也故其厚不可俄而測穹窿乎上人謂其圓以覆磅礴乎下人謂其方以載特擬諸容而強名之爾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亦天地已如下文所云皆強為之容而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微宗註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

者是也

疏義曰先事而圖謂之豫則豫者圖患於未然後事而圖謂之猶則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外游為至以忘物為善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敢肆也故於事之未至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先事而圖如冬涉川於事之已成者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後事而圖若畏四鄰蓋川者難之所在冬而涉之人所病也若冬涉川豈得已哉鄰者比而怵已使之相保人所善也若畏四鄰豈失已哉然則有為其可易耶易言君子將有為將有行必先齋戒以神明其德蓋謂此也

儼若容
微宗註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明
疏義曰入而與物辨則墮肢體寓百骸而

其形為可踐出而與物交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而容止為可觀儼若容則出而交物容止可觀之時也語所謂望之儼然記所謂儼若思皆此意也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全德之人貌

充空虛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况見於動容貌之際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遠之則有望在彼為無惡近之則不厭在此為無歎則其使人之意也消固不難矣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曷嘗脅肩諂笑以自招其辱哉

渙若冰將釋
微宗註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无所繫轅所以為渙

疏義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陰凝之而為冰猶神之化形也陽釋之而為水猶形之化神也水之與冰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知守形而不知盡神

1012 A 18-4

故如水之凝生於水而過水通於大同者
知忘形而能與於神故如冰之釋沈然而
無留礙也易於風行水上為渙而說卦以
謂渙離也則渙之為義以離物遺人而無
繫較故也惟離物遺人則若冰解凍釋矣
孰有繫較者乎與夫其寒凝冰者固有間
矣太元曰無所繫較者聖也渙若冰將釋
所以通有以入聖歟

敦兮其若樸

○ 微宗註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
樸未散為器

疏義曰易所謂敦仁言於仁為至厚記所
謂敦化言於化為至厚則敦者厚之至也
惟民生厚則性本厚矣因物有遷則厚者
薄矣惟善為士者復性之本不與物遷則
如木之樸樸而圍之有象可見未形為器
其厚可謂至矣與夫以斤斲之折其渾全
破為撮專青黃而文之蓋有間矣

曠兮其若谷

微宗註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

虛受而能應

疏義曰詩所謂曠野言其地之至廣傳所
謂曠日言其時之至廣則曠者廣之極也
方寸與太虛齊空則心原無際矣無所不
包實無所包則其室常虛矣惟善為士者
致虛之極盡心之真如谷之能受受而不
積如谷之能應應而不著其廣可謂至也
與夫六鑿相攘自狃其居以實妨道動輒
有礙蓋有間矣

○ 渾兮其若濁

微宗註曰不剝彫以為廉不矯激以為異
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汗者異矣
疏義曰至人之遊世和光而同塵毀方而
九合大廉不矜行非刻削未嘗剝彫以為
廉也不多辟異為在從眾未常矯激以為
異也行險而順與物宛轉不立圭角渾然
而已眾人昭昭我獨若昏似濁而非濁也
與修身以明汗者異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微宗註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

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
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
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
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
出為功而有為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
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遑之勞故曰徐清靜
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
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
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
不傷

○ 疏義曰自謙兮若冬涉川至渾兮其若濁
應世之迹如此則以體道故也惟體道故
動靜不失其時而物莫能累是以守靜為
篤効物以動則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
非流於動也故動而無所逐物孰能濁有
所定矣感而遂通則定而能應至無以供
其求非膠於靜也故止而無所礙物孰能
安夫物之不能濁以靜之徐清故也物之
不能安以動之徐生故也靜之徐清非以
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也雖隘而不失其

濫汨之而常自若焉萬物豈足以撓其心
動之徐生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於生也
不滯於一隅時出而應之焉萬物豈足以
係其慮蓋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與易言
來徐徐同義一動一靜因其固然不悖於
理付之自爾不拂其性皆安行而自適又
孰有怵迫之恐遑遽之勞哉安有止之意
作之而不止甚矣止之而不作亦甚矣時
作時止不為物所係孰能傷之蓋為物所
係則止矣惡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徽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
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
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疏義曰以因藏禾禾盡因虛以血藏水水
盡血虛葦之盛物取之如彈簣之盛物有
時而匱以有積故不足也至無以供萬物
之求至虛以應天下之貫以無藏故有餘
也道運而無積用之或不盈至人保此道

而無積亦虛而已苟以天下之美為盡在
己是猶擅一壑以自足亦以小矣秋水時
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經曰
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豈有滿假之累哉
夫惟不盈故能敵不新成

徽宗註曰有敵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
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
而降麗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
而不盈故能敵能新成能壞超然出乎
形數之外而未嘗敵未嘗壞也故曰夫惟
不盈故能敵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
明而未熄以有新也故敵隨之日中則昃
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
乎此

疏義曰有形則有新敵有數則有成壞春
先夏從更旺更廢運為四時新故相代者
然也言唱手執迭盛迭衰散為萬事成壞
相因者然也此皆墮於形數之域故方新
而敵成已俄壞莫能逃之者惟道無體不
囿於形故能新能敵而未嘗敵不麗於數

故能成能壞而未嘗壞以虛而不盈故也
今夫木之為物蕃鮮於春而搖落於冬則
始榮而終悴也火之為物用之彌明而撲
之則滅則初明而未熄也出一而旦入六
而冥日雖為陽之精未免乎中則昃也三
五而盈三五而闕月雖為陰之精未免乎
滿則虧也凡以域乎形數故有新而弊隨
之有成而壞繼之故爾有道者虛而不盈
超然出乎形數之外故能敵能新成能
壞而未嘗敵未嘗壞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

徽宗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
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
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
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
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
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疏義曰同乃虛虛乃大大則能兼覆而不
遺故列子言莫貴乎虛虛則靜靜則明明

則能照臨而無外故列子言莫貴乎靜無所於忤是之謂虛而天下之實莫逃乎虛一而不變是之謂靜而天下之動不離乎靜此莊子所以言虛靜者萬物之本也經所謂淵首似萬物之宗亦若是而已夫萬物以形相礙以數相攝固於形則為形累攝於數則為數役必有超形離數者其惟虛靜乎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以不礙於形不攝於數故也然而探虛靜之本雖得之自然要虛靜之至必在乎致守致之至於守之至於篤則靜也虛也得其居矣極樞屋之有極群材必集是衆會而有所至也篤猶馬之盡力千里可至是力行而有所至也致虛期於極則滌除外慕一斑不翹非特未始有物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焉此致虛而要其極也守靜者期於篤則湛然常寂未始其擾非特離動而靜至於即動而靜焉此守靜而至于篤也致虛極而不以實妨之守靜篤而不以動違之則萬態雖雜吾心常微萬

變雖殊吾心常寂夫芸芸之物情偽不同是謂萬態擾擾之緒迭作不常是謂萬變萬態雖雜心常微者虛足以受之也微與心微為智之微同萬變雖殊而心常寂者靜足以應之也寂與寂然不動之寂同致虛守靜一至於此是為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此之謂大木大宗與天和者也其為天樂孰大於是觀莊周之論虛靜既曰一心定而王天下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蓋能定然後能應所謂常微常寂一心定之謂也惟夫一心定然後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其為樂可勝計耶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微宗註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疏義曰氣變有形形變有生在形而下無

動而不變也故萬物之變在道之末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所以能寓乎萬物之上焉且萬物之生役於造化隨序相理橋運相使出於機而流形則生有所乎萌入於機而復命則終有所乎歸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方其並作也由乎良之徑路達乎震之大塗茁而出萌而明職職陳露趨于動出之塗聖人達萬物之理虛靜之中徐以泛觀知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雖動而不離於靜雖出而未嘗不復觀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焉在易之復有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復者小而辨於物之時辨於物則至靜而未始其擾萬物無足以饒之者也聖人無常心一本諸天地雖紛而封雖擾而寧交物而不與物俱化非離交而辨能即交而辨焉故於物之並作以觀其復也雖然老氏於觀復則曰並作者蓋有無作止理雖異致其於達觀則一而已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微宗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手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

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疏義曰物生若芸徐動而出則芸芸者動出之象也然物之動出各因其時觀四時之運行具八卦之妙用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入與之入而不迂故自春

徂夏為天出而之人自秋徂冬為人入而之天自其出而之人言之則出乎震而震者東方之卦也於時為春物皆萌動相見乎離而離者南方之卦也於時為夏物皆蕃鮮所謂芸芸並作英華發外也自其入而之天言之則說乎兌而兌者西方之卦也於時為秋物皆至於擊斂勞乎坎而坎者北方之卦也於時為冬物自歸根所謂去華就實歸其性宅也芸芸並作則春氣發而百草生也至於英華發外則苗而秀

矣去華就實則正得秋而萬寶成也至於歸其性宅則復於無物矣易曰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則播大鈞而凝形者性命固已均稟莊子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則敬專精而孕氣者精神固已和會然天使

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能順其

命乃能正其性是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人之有生精具而神從之能保其精乃能合其神是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惟知性運命然後能自本自根全之而不傷

性因精集神然後能得母知子守之而不失所謂精全則神王非因精集神者能之乎所謂盡性則至於命非知性達命者能之乎莊子論純素之道始言一之精通終言不虧其神則精全神王可知也孟子論盡心之道始言養性事天終言修身立命則盡性至命可知也能明乎此其於達萬物之理特觀復者之餘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微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疏義曰域留動之形者貌象聲色至真成寓乾不稟自然之成理莊子以謂物生成理謂之形經言物形之是已變保神之性者秀鍾靈備誇然皆上執不具固有之儀則莊子以謂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詩言有物有則是已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形米形之初雖有分也且然而已未始有間所謂且然無間謂之命也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變而不窮非終始之可期非時數之所拘亘古今而常存也性與生俱生不為貴賤加損不為死生存亡更萬形而不易也惟全其形生之人存其形而不弊抱其生焉而不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歸於寂定物不能遷矣去智與故若所謂不識不知不恃智巧是也歸於寂定若所

10-2

謂寂然不動大定持之是也。惟能如此故知命之在我而不與物化。如彼春夏復為秋冬動者靜作者息而知所止矣。蓋春言天造始物秋言人為之成夏言人事之戒冬言天道之復自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自秋徂冬為人入而之天春夏先秋冬後欲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則其然流形者各復其根而不知矣。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蓋亦如此。若然則體性抱神中以自考而復命之常惡往而不暇。莊子曰無為復樸體性抱神蓋無為復樸則純素是守故能體性抱神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蓋因性而厚則外無所待故能中以自考。夫惟如此則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其於復命也何有。經於有物混成章言寂考察考獨立而不改終之以逝曰遠遠曰反亦以歸於寂定然後可以復命之常故也是以先曰歸根後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微宗註曰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

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疏義曰即經緯以觀常與變之理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而緯則錯綜往來故為變常之與變猶經之與緯則常者對變之辭也。然成而不變物所謂常變化無窮道所謂常物所謂常以常故弊道所謂常以變故常惟復命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彼之非惡甚之非美雖塵萬變於不可為量數之中曾無以易其真常信所謂萬變不能遷也。若然則其神無御物奚自入焉是謂無間不以頃久推移未嘗止也是謂無歇無間無歇與道為一則亘古亘今獨立不改如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相為長久如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相為無窮其為常也無以易此。

知常曰明

微宗註曰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微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疏義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道之常不與

物遷者以靜而已惟靜也故不與動俱馳於萬物並作也以觀其復於物之芸芸也知歸其根觀復而歸根則其靜也萬物莫足以傾之矣是以六微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蓋微者不為物所墜之謂目

其四

十六

不為色所墜故見曉而為明耳不為聲所墜故聽瑩而為聰鼻之於臭微而為顛口之於味微而為甘以至心不弊於思慮微而為知知不昧於物理微而為德是所謂六微相因者自目至於知六者相因不墜以虛一而靜故也。虛則靜靜則明明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天地雖大於此乎可觀萬物雖多於此乎可形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非知常者未易臻此。

不知常妄作凶

微宗註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因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

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疏義曰心與道合則作無非真心與道離則動無非妄聖人者道之極也所以知道之常而不與物遷故作則契理無過而非真每與吉會無往而不動必迪吉復必

考祥作德心逸日休作善而降之百祥也

不知常者作無非妄去道愈遠與接為構隨物轉徙日以心闔觸塗生患故妄見美惡牽於好惡之私而不知齊美惡於一理故與道違妄生是非惑於毀譽之偽而不

知化是非於兩忘故與道異蓋道不可須臾離既與道違又與道異則馳其形性寇於陰陽且不足以固其命禍莫大焉故凶

易於序卦言復則不妄蓋復小而辨於物是為無妄無妄者天之命萬物之所聽也故其象言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無妄則物得其性矣至於迷而不復則失性而窮不能生生茲妄也已

知常容

微宗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

不容

疏義曰道之真常一而已矣體道之一以觀天下則紛錯萬殊同為至妙孰有是非美惡之辨哉蓋排非提是則生於有執好美惡惡則索于自徇至人去有執之累而

忘是非冥自徇之私而齊美惡茲無他知常而已知常則虛已遊世達乎無疵是非美惡不藏於心然後能廣乎無不容矣聖人之治虛其心者以此

容乃公

微宗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疏義曰因物有見則私於自徇其道無心則公於大同聖人家天下而兼覆于兆民而均有無容心焉故不獨親其親而愛無

不至不獨子其子而惡無不廣又何私之有即天地觀之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凡罔乎兩間未始逃於覆載容乃公者蓋亦如之故觀天地則見聖人公乃王

微宗註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義曰道者為之公人之所共由此記禮者載仲尼之言所以稱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治之要在知道而聖道為群心之用聖

人以道出治天下以心受道是以親而慕之懷而歸之發於心悅誠服至於悠久不息天下樂推而不厭矣易所謂百姓與能此之謂也

王乃天乃道

微宗註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疏義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域中四大王處一焉此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者未離於有數而為數之宗大者未離有體而為體之極輕清在上春覆廣容此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得

之而職氣覆地得之而職形載聖得之而

職教化此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王者
人道之極能盡人道則與天通豈非盡人
則同乎天歟莊子曰主者天道則王乃天
可知也天者道之大原能以天為宗則與
道為一豈非體天則同乎道歟經曰天法
道則天乃道可知也詩之大雅於無聲無
臭而曰儀刑文王蓋文王所為實與天合
欲自天之道則亦儀刑文王而已是盡人
則同乎天也又於不識不知而曰順帝之
則蓋妙道之行實同乎天欲探道之妙則
亦順帝之則而已是體天則同乎道也周
家之盛聖作明述相守一道歌於聲詩所
以為三代之顯王者每得乎此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微宗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
關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
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
知常者無與
疏義曰澤及萬世長於上古者道之久也
故萬世無弊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是以曲

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匿故庶物得之者昌
聖人體道而為道之極參萬歲而一成純
故關百聖而不窮亘古今而無弊故蔽天
地而不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孰能危之
可謂沒身不殆矣殆以怠故近凶所謂怠
勝欽者是已幾以戒故近吉所謂吉之先
見是已不殆則動皆契理每與吉會無妄
作之凶自非聰明睿智足以知道之常者
疇克爾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微宗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恬怡焉
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
畏悔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
而已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在之則
存而不亡所以防其淫宥之則放而不縱
所以守其遷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天下
將自化與一世而得澹泊焉聖人以道莅
天下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

則人雖有知無所用之孰有欣欣之樂瘁
瘁之苦哉無欣欣之樂則其心怙傲而親
譽不及無瘁瘁之苦則其心夷憚而畏侮
不至無欲而自足無事而生定舒通乎泰
自得其得莫之為而常自然則以相忘於
道故也所謂下知有之者以此孟子謂王
者之民皞皞如也惟此時為然

其次親之譽之

微宗註曰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
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
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
矣莊子曰舜有纒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
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疏義曰所以利物者莫如澤舜以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至周則發政施仁所謂澤加
于民也所以致治者莫如法舜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至周則庶事皆備所謂法
傳于世也澤加于民法傳于世以此撫育
則若保赤子天下愛之如父母孰不懷慕
而親之手以此施設則厥聞四馳貴名起

之如日月孰不樂推而譽之乎帝之所與王之所成其德業發越於天下有不可得而掩者未有不本諸此所謂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也若然則大同之道虧與所謂下知有之蓋有間矣蓋大同則民無知無欲何親譽之有昔舜有禮行百姓慕之而鄒墟來十萬之家文王有靈德民皆樂之而靈臺歌始附之衆帝王之治所以致民之親譽者以此然則聖人豈有心於民之親譽哉威德大業加施乎天下而親譽之至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其次畏之侮之
徽宗註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而刑政賞罰所以輔道而行也以刑政明天下之防範使民有所守以賞罰示天下之好惡使民知

所禁一本於道而已若乃一於政刑而不出於道適足革其面未足以革其心故畏之而已又至於侮之焉蓋道之以德則政已行矣道之以政則非有德也齊之以禮則刑以舉矣齊之以刑則非有禮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以畏之者以民有避心故也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又有如楚子之與陽虎或侮之者焉以不知以道在天下故也若夫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而法度明不賞而勸不罰而畏而勸沮公則有道存焉此又非有欠而為之次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徽宗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經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誦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疏義曰經曰其中有信則信之有諸已得之於自然莊子所謂附離不以膠漆約束

不以經索則以至信得之於自然也記曰大信不約則信之孚於人無待於或使記所謂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則以信不足失之於或使也蓋至信則因其固有未始有疑信不足則失其至真故有不信太上下知有之則民性素樸同乎無知所以當而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民俗凋弊染淳散樸所以機巧之變生而有不信者焉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蓋至精默契適當人心是謂至信若乃為機變之巧使俗惑於辨而無所用耻又何信之有以信不足故也

猶考其真言
徽宗註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疏義曰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以道觀言則言者未嘗有言而有真君者湛然而獨存矣故天下之君正也且言者風波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言豈

可易則所謂猶兮也言弗敢輕所謂實言也古人所以戒金人之銘慎白圭之玷則知言之不可易而弗敢輕亦以明矣是以聖人言而民莫不信故言而世為天下道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故行言自為而天下化夫何故以其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故四方罔不是孚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徽宗註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疏義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特其緒餘土直以每成功爾是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惟其功成事遂則措天下於安平泰民無所施其智巧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已食以止分故甘服以法華故美俗以不擾故安業以存生故樂是皆聖人之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而然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謂我自然曰帝力何

有於我哉昔堯治天下康衢有童匪爾極之謠所謂太上之治其在茲時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太學 生 江 漱 疏

卷五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徽宗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迺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君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疏義曰道之大全冥於渾淪之中德分於道判為剛柔之用蓋道不可致故道失而德德不可至故德失而仁仁可為也為之則近乎義故仁失而義所以去道為愈遠即其本而論之則道一而已楊子所謂合則渾離則散者此也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臆見曲說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以老君小仁義為所見者小殊不知仁義不外道德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探本言之雖曰環棄仁義而仁義已行於道德之間矣是其心豈真以仁義為不